



消逝中的第二故乡

◎张建明

知青,总爱把当年插队的地方称为第二故乡。我的第二故乡在现今的江北与余姚接壤的一个小村庄。听说村庄正在拆迁之中,不久将成为江北的高科技园区了。于是我特地赶去,作了一次告别之旅。

许是“近乡情怯”吧,踏上这块生活了八年的土地,当年的许多情景,瞬时涌上了我脑海。

46年前,我从上海来到这个小村庄插队落户。这里喧嚣而宁静。说它喧嚣,因为村庄紧邻萧甬铁路线,每天十几趟火车呼啸而过,有那种绿色车皮的老式载客列车,有载满货物的沉重的棚车。每当列车飞驰而过,大地和房子都要抖一抖。刚下乡那阵子,半夜呼啸而过的火车声,扰得我睡不好觉。而村民们却习以为常了,听不到隆隆的声音,反而睡不安稳。那时村里几十户人家、百来口人,没有一块手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出工收工全凭生产队长一声吆喝。于是那每天定时飞驰而过的几班旅客列车,就成了游走于大地的“时针”。

除了火车声外,其实小村是一个静谧而优美的地方。村庄依山傍水,南边流淌着一条宽阔的“慈江”,江水碧波荡漾;对岸是起伏的青山。当时,慈江上辟有一条从宁波开往余姚的航线,航船在小村停靠。清晨,航船抵达的汽笛声,公鸡的啼叫声,交融在冉冉升起的炊烟里,农家便开始了忙碌的一天。

慈江是村民的母亲河、生存河,全村人的吃、用、灌溉庄稼和摇船售粮都靠它。村民沿着通往江边的石板小路,挑回一担担江水,倒入家里的大水缸,放一点明矾,水就清澈见底了。

“双夏”时节,骄阳似火,种田割稻,挑担晒谷,劳动强度特别大。每当夕阳西下,劳累了一天的人们跳入江中,痛快地洗个澡,也洗去了一天的疲劳。

在那个年代,物质贫乏,精神生活也贫乏。天黑以后我们大多聚集在队长家里,围着一盏煤油灯“讲大道”。队长往往会拉起二胡,唱几句宁波滩簧,或“四明南词”。大黄狗静静地躺卧在他脚边,孩子们奔跑去地玩耍。当队长的老婆手扎一个稻草圈,把它套在灶头旁灰髻里的一只小罐上时,说明夜已深了,大家方陆续离开。

那时候,每家每户的灶头旁都有一只灰髻。扎一个稻草圈,把它套在一只放着米和水的小罐上,睡觉前从灶膛里铲出几锹还闪着点点火星的稻草灰,密密地围在稻草圈的四周,第二天早晨起来就

寻找乡愁

◎罗建灿

也许是因为地名提起来响亮,也许是一直来以穷出名,燕窝,这个与大岚、四明山因海拔高而齐名的山村,在余姚人心里还是有着很高知名度的。

在老一辈余姚人眼里,一提起燕窝,通常会很自然地加上“山顶”两个字,即燕窝山顶,末了还要补充一句:燕窝十八村。

我的老家就是“燕窝十八村”中的紫龙庙村。

村里以前的确有座“紫龙庙”,坐落在村庄的西首,就是现在水库的位置。记得小时候我骑在父亲双肩上,双手抱住父亲的额头去庙里看过戏文,庙内格局像四合院,中间有个气派的戏台,戏台的前面左右都是两层楼,楼上楼下都可看戏,戏台后面长长的包间是专供演员化妆用的。当时因为年纪太小,只记得脸部描得很滑稽的几个人,在台上咿咿哇哇地唱着、翻着跟斗互打,以及后场师傅吹号子、敲大锣的那些个场面。

庙的旁边有一棵硕大的银杏树(老一辈都叫“白槲树”),有四个人张开双臂围起来才刚刚抱住的树干,每当结出果子时,村民都会爬上去踩着中间的树丫采摘果实。可惜的是,就是这样一棵标志性的古树,“破四旧”时随着庙的被拆而被砍了。

山村的确很穷,穷到我们这一辈读小学时,村里还没通电。所以每当村里放电影时,全村人像过年过节那样都变得亢奋起来,那时候,露天电影,是村民的精神食粮。也是在那个时候,尚在村小读书的我,知道了“马达”这个词,看到了马达这种机器,因为没有它,电影放不起来,所以离操场不远的突突马达声一点也不难听;也因为,电影散后一进门,没有马达的家里,照明的还是那种叫作“洋油壶”的东西。

岁月掠影

能吃上一罐热粥了。

冬日里本应是农村的休闲季节。但在当年“农业学大寨”号召下,冬闲不闲,平坟滩,扩农田,掏河泥,修田塍,做机耕路……实在没活干了,队长会带领大家去削田塍上的草,连泥带草地堆在一起,烧“焦泥灰”,开春了做肥料。还记得我们三五结队,去十多里路外的慈城镇掏“灶缸灰”,拉回来做肥料。

夏秋两季稻的插秧、收割,是乡间最忙碌的时候。夜将临,在田里辛勤劳作了一天的男人们往往会在自家门口放一张小桌,炒一碗黄豆,或蒸一点咸鱼,喝上几口自家酿的烧酒,那是最惬意的享受了。女人们还在灶头上煮猪食,猪圈里那头嗷嗷待喂的家猪,可是全家人过年的希望。

那时候,农民虽然贫穷,但人心没有现在浮躁,心态可以说是安逸、平淡。“种田割稻,哄人到老”,是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就在我沉浸在回忆里的时候,不知不觉小村到了。满眼望去,断墙残壁,瓦砾飞沙,记忆中的老屋、水缸、小巷、石板路不见了;当年,推窗就能见到的绿田、小河、青山没有了。村子的中间被一条突兀而起的高铁“斜穿而过,高大的水泥柱墩架起的高铁线,如横空出世般把大片农田一分为二。村民们大都搬到镇上去居住了,或是买房,或是租房。村子里游转着“古董商”,石窗、石礅、青石板、大水缸……凡稍带一点“古”味的都卖了,剩下就是卖砖头。路边码放着一堆整齐的青砖,等着车来拉走。

只有慈江的水还是那么静静地流淌着,那个河埠头依然在,一老妇在石板上搓洗着一条“渔网”。虽然搬进了镇上的新村高楼,村庄变成了街道,农民成了居民,但村民依靠着这片土地,难舍长期来的生活习惯。趁着小村还未全部拆迁完毕,一些村民依然在原来的自留地上种菜栽瓜,在“高铁”下面的空地里下种育秧,在江水里洗涤衣物……

有道是故土难离,面对城市化的诱惑,农民的心态实是无奈且矛盾的。世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村民,曾经的邻居隔壁,今后相遇,或是在小区的楼道里,或是在城市的大街上。后代子孙更不知何方是故土了。

建设的大潮中,怎样留住村落文化?怎样寻找到农民矛盾情感的支撑点呢?这样一想,我不免有一番惆怅。

别了,即将消逝的第二故乡!

山村里的水一直是我们这些人炫耀的资源。村庄里头的那些个水潭,无论浇了水泥的水池,还是通过半片毛竹把水引出来的水潭,村里人一直以它们冬暖夏凉且终年不干涸、始终清澈而自豪;只要有生人来,总会拿这里的水同市面上的各种矿泉水作比较,言下之意不无透出几分不屑。小时候,大人是断然不许我们长时间用这些水洗澡的,实在是太凉了,凉得有点刺骨。

如今,五百来人的村庄随着迁居下山的增多,已然不是小时候那样闹热了,除了春节、清明等关键的几个节日,平日里村庄太过寂静,人气不再,尤其若干破败的、坍塌的房子,点缀其中,给原本就缺少人气的村庄平添几分凄寂……

人气的骤减必然影响村庄的气场。但即便如此,前来开发的人士还是有,几年前,邻村一位办企业办得红红火火的老板看上了我们村庄西南面一座叫作翻山岗的山,这是一座独立矗立在群山中海拔略高于周边的山岗,这里曾经是交通不发达时候前往茭湖、南王、泥锅里等更里面山村的必经之路,这里也曾是父辈们办过茶场的废墟。经过几年的开发,如今已成为观光、采摘、垂钓、品尝农家乐、夏季纳凉等的好去处,前来体验的人络绎不绝。登上山岗,可以瞭望姚城,把镶嵌在宁绍平原上的这颗璀璨明珠一下子拉到眼前端详;可以全景式地俯视它脚下一个个错落的村庄,联想起小时候经常约伴去偷梨头桃子的情景,蹉跎岁月总会让人感慨不已。山岗周边的绿色容易让人感觉大自然的清纯和魅力,山岗上不时飘过的凉风,则能让人感到一种生命被浸润的惬意。

山村,只要山的气场在扩展,保不定哪一天,寂寞的山村又会热闹起来。其实,多少游子,不管走多远,心里的乡愁一直是缠绵的。



◎潘玉毅

故乡,你慢些儿走

故乡,是我们记忆里的某个“情感地标”。

我的故乡是浙东一个叫童岙的小山村。这个地方很小,小到放在县市级的地图上,它都不会比芝麻更大,但于我的童年而言,它却是整个世界,读初中以前,除了去外婆家,我的足迹很少踏出这个村庄的地界。这个地方很穷,穷到远近闻名,镇子里的人提起它,皆会流露出讳莫如深的表情。外乡人到了此间,说山里的空气真好,要是能长住就好了。但是谁也不曾真的住下。从那时起,我便明白了故乡的贫穷与落后。

但狗尚且不嫌家贫,何况是人?对于故乡,我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感情。在西安读书的那几年,每到寒暑假,耳边便会响起一个声音,好似在催促我早点回去。这让我想起山岙的那棵百年枫香,像一个上了年纪的老者,目送我们远去,又盼着我们归来。

除了穷,故乡最大的特点是古老。早在七千多年前,便已有越族先民在此居住,春播秋收年复一年,造就了一处文明的发祥。发现于上世纪70年代的童家岙遗址便是因故乡而得名,遗址出土丰富,以石器和陶器居多,另外也发掘过船骸。当地人因其土质肥沃,管它叫“西湖田”。曾经有位考古专家跟我说,童家岙遗址和河姆渡遗址是一个类型的遗存。

专家的一席话,激起了我身为故乡子民的骄傲。至于故乡的风景,自然是美的:青山环抱,翠屏如围,仅一条登山步道便吸引着无数游人前来。沿登山步道往上,有神仙脚印、木勺潭顶、静远石诸般自然景观,也有犁头岙、亚雀岗这样的人工水库。在这里,弥漫天空的有时是雪,有时是野菊或蒲公英的种子,当秋天来临,和老人的头发一样白的,还有经霜的枯枝。作为我人生画布上最初的风景,故乡为我收藏了一个纯真的年代。而我似乎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汇来表达对它的复杂情感。

我的记忆向来是贫乏的,就跟我的表达一样,这与故乡的土壤很不相称。故乡的土壤能孕育水稻、毛竹和杨梅,而我的记忆除了些许零散的往事,几乎寸草不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也变得怀旧起来。当我再一次回到故乡,它已经改了装扮换了容颜,旧有的青山绿水不是被挖便是被填,我甚至来不及与它合一张影。记忆里的故乡越来越远,也越来越陌生。我试图回忆起什么,却是如此困难——往事残缺不全,比空白更令人心痛。我不知道,究竟是故乡走得太快,还是我走得太慢。

记得小时候,我最大的志向就是像愚公一样,把屋前的大山移平,让村里人能看到山外面的世界,或者造一座立交桥,把故乡变成想象中城里的模样。可是如今,我更希望能为故乡植一棵树,别让它失了我从前的印象。

梦里曾见儿时的山,而山已不是旧时的模样。所以我只能乘着记忆的扁舟,在稻穗弯腰低语的瞬间,在晒谷场米黄色的草垛里,在被一片闲云搅乱方寸的池塘中央,在油菜花黄白相间的期盼里,在一切有关乡村和泥土的召唤声中寻找,寻找心灵深处那个旧乡的影子。

乡愁韵

总第 5942 期 投稿邮箱: essay@cmb.com.cn 配图 沈欣